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象山先生全集

(五)

陸九淵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象山先生全集

(五)

陸九淵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百種
象山先生全集
五冊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

撰者 陸 九 淵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大

象山先生語錄卷三十五

語錄

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。蓋以三十日爲準。朔虛者。自前合朔。至後合朔。不滿三十日。其不滿之分。曰朔虛。氣盈者。一節一氣。共三十日有餘。分爲中分。中卽氣也。

堯典所載。惟命羲和一事。蓋人君代天理物。不敢不重。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。至於推步迎策。又各執己見。以爲定法。其他未暇舉。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。亦可取。疑若可以久用無差。然未十年而已變。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。夫天左旋。日月星緯右轉。日夜不止。豈可執一。故漢唐之曆屢變。本朝二百餘年。曆亦十二三變。聖人作易。於革卦言治曆明時。觀革之義。其不可執一。明矣。

四岳舉鯀。九載績用弗成。而遜位之咨。首及四岳。堯不以舉鯀之非。而疑其黨姦也。比之後世。罪舉主之義甚異。

後生看經書。須着看注疏。及先儒解釋。不然。執己見議論。恐入自是之域。便輕視古人。至漢唐間。名臣議論。反之吾心。有甚悖道處。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。然後別白言之。尙書一部。只是說德。而知德者實難。

遜志小心是兩般。

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。然只以曉文義爲是。只是兒童之學。須看意旨所在。

孝經十八章。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。非虛言也。

惟天下之至一。爲能處天下之至變。惟天下之至安。爲能處天下之至危。

大禹謨一篇要領。只在克艱兩字上。

學者須是有志。讀書只理會文義。便是無志。

善學者。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。

聖人教人。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。如孟子言徐行後長。可爲堯舜。不成在長者後行。便是堯舜。怎生做得

堯舜樣事。須是就上面着工夫。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。誰能出不由戶。直截是如此。

士不可不弘毅。譬如一個擔子。盡力擔去。前面不奈何卻住。無怪今自不近前。卻說道擔不起。豈有此理。

故曰。力不足者。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

讀書之法。須是平平淡淡去看。子細玩味。不可草草。所謂優而柔之。厭而飫之。自然有渙然冰釋。怡然理

順底道理。

處家遇事。須着去做。若是褪頭。便不是子弟之職。已缺。何以謂學。

燕昭王之於樂毅。漢高帝之於蕭何。蜀先主之於孔明。符秦之於王猛。相知之深。相信之篤。這般處所。不可不理會。讀其書。不知其人。可乎。

燕昭之封樂毅。漢高之械繫蕭何。當大利害處。未免搖動此心。但有深淺。

人品之說。直截是有。只如皋陶九德。便有數等。就中卽一德論之。如剛而塞者。便自有幾般。

古今人物。同處直截是同。異處直截是異。然論異處極多。同處卻約。作德便心逸日休。作僞便心勞日拙。作善便降之百祥。作不善便降之百殃。孟子言。道二。仁與不仁而已。同處甚約。

人莫先於自知。不在大綱上。須是細膩求。

學者不長進。只是好己勝。出一言。做一事。便道全是。豈有此理。古人惟貴知過則改。見善則遷。今各自執己是。被人點破。便愕然。所以不如古人。

主於道。則欲消。而藝亦可進。主於藝。則欲熾。而道亡。藝亦不進。

仁自夫子發之。

不可自暴。自棄。自屈。

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。

千古聖賢。只是辦一件事。無兩件事。

言必信。行必果。硜硜然。小人哉。宜自考察。
退步思量。不要驚外。

共工方鳩僝功。與如川之方至。此方字不可作。且字看。
堯之知共工丹朱。不是於形迹間見之。直是見他心術。

呂正字館職策。直是失了眼目。只是術。然孟子亦激作。卻不離正道。
楊子雲好論中。實不知中。

大雅是綱。小雅是目。尙書綱目皆具。

觀書到文侯之命。道已湮沒。春秋所以作。

有所忿懣。則不足以服人。有所恐懼。則不足以自立。

志道。據德。依仁。學者之大端。

須是信得及。乃可。

王文中中說。與楊子雲相若。雖有不同。其歸一也。

道在天下。加之不可。損之不可。取之不可。舍之不可。要人自理會。

大綱提掇來。細細理會去。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。沛然無礙。

據要會以觀方來

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。則知編論語者。亦有病。

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。其盛矣乎。夫子發明。判然甚白。

俗諺云。心堅石穿。既是一個人。如何不打疊教靈利。

今之學者。譬如行路。偶然撞着一好處。便且止。覺時已不如前人。所以乍出乍入。乍明乍昏。

學者不。自。着。實。理。會。只。管。看。人。口。頭。言。語。所。以。不。能。進。且。如。做。一。文。字。須。是。反。覆。窮。究。去。不。得。又。換。思。量。皆。要。窮。到。窮。處。項。項。分。明。他。日。或。問。人。或。聽。人。言。或。觀。一。物。自。有。觸。長。底。道。理。

失了頭緒。不是助長。便是忘了。所以做主不得。

記言后稷。其辭恭。其欲儉。只是說末。論語言伯夷叔齊。求仁得仁。泰伯三以天下讓。殷有三仁。卻從血脈上說來。

利害毀譽。稱譏苦樂。能動搖人。釋氏謂之八風。

七重鐵城。私心也。私心所隔。雖思非正。小兒亦有私思。

心官不可曠職。

太陽當天。太陰五緯。猶自放光芒不得。那有魍魎魍魎來。

小德川流。大德敦化。小德卽大德。大德卽小德。發強剛毅。齊莊中正。皆川流也。敦厚化變化。皇極之君。斂時五福。錫厥庶民。福如何錫得。只是此理充塞乎宇宙。

溺於俗見。則聽正言不入。

知道則末卽是本。枝卽是葉。又曰。有根則自有枝葉。

上達下達。卽是喻義喻利。

人情物理上做工夫。

老子曰。大道甚夷。而民好徑。

辯便有進。

須是下及物工夫。則隨大隨小有濟。

天下若無着實師友。不是各執己見。便是恣情縱欲。

三百篇之詩。有出於婦人女子。而後世老師宿儒。且不能注解得分明。豈其智有所不若。只爲當時道行道明。

韓退之言。軻死不得其傳。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。然直是至伊洛諸公。得千載不傳之學。但草創未爲光明。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。更幹當甚事。

大衍之數五十。其用四十。有九。分而爲二。以象兩。掛一以象三。揲之以四。以象四時。歸奇於扚。以象閏。五歲再閏。故再扚而後掛。旣分爲二。乃掛其一於前。掛別也。非置之指間也。旣別其一。卻以四揲之餘者。謂之奇。然後歸之扚。扚。指間也。故一揲之餘。不四則八。再揲三揲之餘。亦不四則八。四奇也。八偶也。故三揲而皆奇。則四。四四有乾之象。三揲而皆偶。則八。八八有坤之象。三揲而得兩偶一奇。則四八八。有艮之象。八四八。有坎之象。八八四。有震之象。三揲而得兩奇一偶。則八四四。有兌之象。四八四。有離之象。四四八。有巽之象。故三奇爲老陽。三偶爲老陰。兩偶一奇爲少陽。兩奇一偶爲少陰。老陰老陽變。少陰少陽不變。分掛揲歸奇。是四節。故曰。四營而成易。卦有六爻。每爻三揲。三六十八。故曰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。

右揲
書說

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錄

先生語伯敏云。近日向學者多。一則以喜。一則以懼。夫人勇於爲學。豈不可喜。然此道本日用常行。近日學者。卻把作一事。張大虛聲。名過於實。起人不平之心。是以爲道學之說者。必爲人深排力詆。此風一長。豈不可懼。

某之取人。喜其忠信誠慤。言似不能出口者。談論風生。他人所取者。某深惡之。

因論補試得失。先生云。今之人。易爲利害所動。只爲利害之心重。且如應舉。視得失爲分定者。能幾人。往往得之則喜。失之則悲。惟曹立之。萬正淳。鄭學古。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。故學者須當有所立。免得臨時

爲利害所動。朱季繹云。如敬肆義利之說。乃學者持己處事。所不可無者。先生云。不會行得。說這般閑言長語。則甚。如此不已。恐將來客勝主。以辭爲勝。然使至此。非學者之過。乃師承之過也。朱云。近日異端邪說害道。使人不知本。先生云。如何。朱云。如禪家之學。人皆以爲不可無者。又以謂形而上者。所以害道。使人不知本。先生云。吾友且道甚底是本。又害了吾友甚底來。自不知己之害。又烏知人之害。包顯道常云。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。今吾友又云害道。兩個卻好。縛作一束。今之所以害道者。卻是這閑言語。曹立之天資甚高。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。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。初來見某時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。某與之蕩滌。則胸中快活明白。病亦隨滅。迨一聞人言語。又復昏蔽。所以昏蔽者。緣與某相聚日淺。然其人能自知。每昏蔽則復相過。某又與之蕩滌。其心下又復明白。與講解。隨聽卽解。某問比或有疑否。立之云。無疑。每常自讀書。亦見得到這般田地。只是不能無疑。往往自變其說。某云。讀書不可曉處。何須苦思力索。如立之天資。思之至。固有一個安排處。但恐心下昏蔽。不得其正。不若且放下。時復涵泳。似不去理會。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。使自求之。厭而飫之。使自趣之。若江海之寢。膏澤之潤。渙然冰釋。怡然理順。然後爲得也。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。其病頓減。其後因秋試。聞人閑言語。又復昏惑。又適有告之。以某乃釋氏之學。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。於是盡叛某之說。卻湊合得元晦說話。後不相見。以至於死。因問伯敏云。曾聞此等語否。伯敏云。未也。先生語朱云。他卻未有許多閑言語。且莫要壞了李敏求。且聽某與他說。大凡爲學。須

要有所立。語云：己欲立而立人，卓然不爲流俗所移，乃爲有立。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，是甚底？爲復是要做人否？理會得這個明白，然後方可謂之學問。故孟子云：學問之道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如博學審問明辯謹思篤行，亦謂此也。此須是有志方可。孔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學，是這個志。伯敏云：伯敏於此心，能剛制其非，只是持之不久耳。先生云：只剛制於外，而不內思其本，涵養之功不至。若得心下明白正當，何須剛制？且如此說話，使忽有美色在前，老兄必無悅色之心。若心常似如今，何須剛制？

先生語繆文子云：近日學者無師法，往往被邪說所惑，異端能惑人，自吾儒敗績，故能入。使在唐虞之時，道在天下，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，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，也開口不得，惟陋儒不能行道。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，故釋老卻倒來點檢你。如莊子云：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，故被他如此說。若知者行其所無事，如何是國之賊？今之攻異端者，但以其名攻之，初不知自家被他點檢在他下面，如何得他服你？須是先理會了我底，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。

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，又不當以學問誇人。誇人者，必爲人所攻；只當如常人，見人不是，必推惻隱之心，委曲勸諭之，不可則止。若說道我底學問如此，你底不是，必爲人所攻。兼且所謂學問者，自承當不住。某見幾個自主張學問，某問他你得了得也未，他心下不穩，如此則是學亂說，實無所知。如此之人，謂之痼疾不可治。寧是縱情肆欲之人，猶容易與他說話，最是學一副亂說底，沒奈何。此只有兩路：利欲道義。

不之此。則之彼。

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。宇宙之間。如此廣闊。吾身立於其中。須大做一箇人。文子云。某嘗思量。我是一個。人豈可不爲人。卻爲草木禽獸。先生云。如此便又細了。只要大綱思。且如天命之謂性。天之所以命我者。不殊乎天。須是放教規模廣大。若尋常思量得。臨時時自省力。不到得被陷溺了。文子云。某始初來見先生。若發蒙然。再見先生。覺心下快活。凡事亦自持。只恐到昏時。自理會不得。先生云。見得明時。何持之有。人之於耳。要聽卽聽。不要聽則否。於目亦然。何獨於心。而不由我乎。

先生語伯敏云。人惟患無志。有志無有不成者。然資稟厚者。必竟有志。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。伯敏曰。每聞先生之言。茫然不知所入。幼者聽而弗問。又不敢躡等。先生云。若果有志。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。某之所言。皆吾友所固有。且如聖賢垂教。亦是人固有。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。但能悉爲發明。天之所以予我者。如此其厚。如此其貴。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。伯敏問云。日用常行。去甚處下工夫。先生云。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。至貴至厚。自然遠非僻。惟正是守。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。伯敏云。非僻未嘗敢爲。先生云。不過是硬制在這裏。其間有不可制者。如此將來亦費力。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。看吾友似可進。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。從頭理會故易入。蓋先入者爲主。如一器皿。虛則能受物。若垢汙先入。後雖欲加以好水。亦費力。如季繹之學駁雜。自主張學問。卻無奈何。

伯敏問云。以今年校之去年。殊無寸進。先生云。如何要長進。若當爲者。有時而不能爲。不當爲者。有時乎爲之。這個卻是不長進。不憊地理會。泛然求長進。不過欲以己先人。此是勝心。伯敏云。無個下手處。先生云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格物是下手處。伯敏云。如何樣格物。先生云。研究物理。伯敏云。天下萬物。不勝其繁。如何盡研究得。先生云。萬物皆備於我。只要明理。然理不解。自明。須是隆師親友。伯敏云。此間賴有季繹。時相勉勵。先生云。季繹與顯道一般。所至皆勉勵人。但無根者多。其意似欲私立門戶。其學爲外不爲己。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。亦未可全責他。蓋自家驕其聲色。立門戶與之爲敵。嘵嘵勝口。實有所未孚。自然起人不平之心。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。攻者卻是讀語錄精義者。程士南最攻道學人。或語之以某。程云。道學如陸某。無可攻者。又如學中諸公。義均骨肉。蓋某初無勝心。日用常行。自有使他一個敬信處。某舊日伊洛文字。不曾看。近日方看。見其間多有不是。今人讀書平易處。不理會。有可以起人羨慕者。則着力研究。古先聖人。何嘗有起人羨慕者。只是此道不行。見有奇特處。便生羨慕。自周末文弊。便有此風。如唐虞之時。人人如此。又何羨慕。所以莊周云。臧與穀。其牧羊而俱亡。其羊。問臧奚事。曰。博塞以遊。問穀奚事。曰。挾策讀書。其爲亡羊一也。某讀書。只看古註。聖人之言自明白。且如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。出便弟。何須得傳註。學者疲精神於此。是以檐

子越重。到某這裏。只是與他減檐。只此便是格物。伯敏云。每讀書。始者心甚專。三五遍後。往往心不在此。知其如此。必欲使心在書上。則又別生一心。卒之方寸擾擾。先生云。此是聽某言不入。若聽得入。自無此患。某之言。打做一處。吾友二三。其心了。如今讀書。且平平讀。未曉處。且放過。不必太殫。

繆文子資質亦費力。慕外尤殫。每見他退去。一似不能脫羅網者。天之所以予我者。至大至剛。至直至平。至公。如此私小。做甚底人。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無黨無偏。王道平平。無反無側。王道正直。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。古人之學。不求聲名。不較勝負。不恃才智。不矜功能。今人之學。正坐反此耳。

讀介甫書。見其凡事歸之法度。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。堯舜三代。雖有法度。亦何嘗專恃此。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。果合堯舜三代否。當時關介甫者。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。但云。喜人同己。祖宗之法。不可變。夫堯之法。舜嘗變之。舜之法。禹嘗變之。祖宗法。自有當變者。使其所變果善。何嫌於同。古者道德一風俗同。至當歸一。精義無二。同古者。適所以爲美。惜乎無以此闢之。但云。祖宗法不可變。介甫才高。如何便伏。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。將欲利民。反以害民。甚切當。或言介甫不當言利。夫周官一書。理財者居半。冢宰制國用。理財正辭。古人何嘗不理會利。但恐三司等事。非古人所謂利耳。不論此。而以言利遏之。彼豈無辭。所以率至於無奈他何處。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。先生云。商鞅是腳踏實地。他亦不問王霸。只要

事成。卻是先定規模。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。不曾踏得實處。故所成就者。王不成。霸不就。本原皆因不能格物。模索形似。便以爲堯舜三代。如此而已。所以學者。先要窮理。

後生自立最難。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。須是高着眼。看破流俗方可。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。必也豪傑之士。胡丈因舉晦翁語云。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。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。先生云。是。

問作文法。先生云。讀漢史。韓柳歐蘇。尹師魯。李淇水文。不誤。後生惟讀書一路。所謂讀書。須當明物理。揣事情。論事勢。且如讀史。須看他所以成。所以敗。所以是。所以非處。優游涵泳。久自得。力若如此。讀得三五卷。勝看三萬卷。

問伯敏云。作文如何。伯敏云。近日讀得原道等書。猶未成誦。但茫然無入處。先生云。左傳深於韓柳。未易入。且讀蘇文可也。此外別有進否。吾友之志要如何。伯敏云。所望成人。目今未嘗敢廢防閑。先生云。如何。樣防閑。伯敏云。爲其所當爲。先生云。雖聖人不過如是。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。無向來疊疊之意。不是懈怠。便是被異說壞了。夫人學問。當有日新之功。死卻便不是。邵堯夫詩云。當鍛鍊時分勁挺。到磨礱處發光輝。磨礱鍛鍊。方得此理明。如川之增。如木之茂。自然日進無已。今吾友死守定。如何會爲所當爲。博學審問。謹思明辨。篤行博學在先。力行在後。吾友學未博焉。知所行者。是當爲。是不當爲。防閑古人亦有之。但他底防閑。與吾友別。吾友是硬把捉。告子硬把捉。直到不動心處。豈非難事。只是依舊不是。某平日

與兄說話。從天而下。從肝肺中流出。是自家有底物事。何常硬把捉。吾兄中間亦云。有快活時。如今何故如此。伯敏云。固有適意時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。元不待把捉。只是不能久。防閑稍寬。便爲物欲所害。先生云。此則罪在不常久上。卻如何硬把捉。種種費力。便是有時得意。亦是偶然。伯敏云。卻常思量。不把捉。無下手處。先生云。何不早問。只此一事。是當爲不當爲。當爲底一件大事。不肯做。更說甚底。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。想都忘了。伯敏云。先生常語以求放心。立志。皆歷歷可記。先生云。如今正是放其心。而不知求也。若果能立。如何到這般田地。伯敏云。如何立。先生云。立是你立。卻問我如何立。若立得住。何須把捉。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。後更異端壞了。異端非佛老之謂。異乎此理。如季繹之徒。便是異端。孔門惟顏曾傳道。他未有聞。蓋顏曾從裏面出來。他人外面入去。今所傳者。乃子夏子張之徒。外入之學。曾子所傳。至孟子不復傳矣。吾友卻不理會根本。只理會文字。實大聲宏。若根本壯。怕不會做文字。今吾友文字自文字。學問自學問。若此不已。豈止兩段。將百碎。問近日日用常行。覺精健否。胸中快活否。伯敏云。近日別事不管。只理會我。亦有適意時。先生云。此便是學問根源也。若能無懈怠。暗室屋漏。亦如此。造次必於是。顚沛必於是。何患不成。故云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在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古之學者爲己。所以自昭其明德。己之德已明。然後推其明。以及天下。鼓鐘於宮。聲聞於外。鶴鳴於九皋。聲聞於天。在我者既盡。亦自不能掩。今之學者。只用心於枝葉。不求實處。孟子云。盡其心者。知其性。知其性。則知天。